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五十九至六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陳山琨

梁谿集卷五十九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二十一

十議下

議戰　議守

議本政　議責成

議修德

議戰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効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續之寛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錯國於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

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約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

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鬬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强兵戰勝之術槩可覩矣為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句踐有會稽

之恥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為羞而學者以談兵為恥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趨時之變以武為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議守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勵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曽不過為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幣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為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恥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為虞害防患之計不可斬輟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卷六宫而北之矣逼脅邦昌使僭偽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

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為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為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釁以為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為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

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令冬不至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决須再來仍分為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為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

經略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絶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熟計而早察

議本政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駮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

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已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

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議責成

臣竊以綜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

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為治况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

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斡离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棊不定不足以勝敵况於用人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揺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為也

議修德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鱉咸若而伊尹之稱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帝王之所以為神民萬物主者仰以動天俯以感民非德何以哉方今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宫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

不遑暇食如文王之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勿以小累為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念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羹墻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下特留聖意

天下不勝幸甚

梁谿集卷五十九

梁谿集卷六十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二十二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劄子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御書

謝賜御書表

辭免正奉大夫第一表

辭免正奉大夫第二表

謝轉正奉大夫表

謝賜御馬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尋奉表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恍辭上達蓋量力以知難温詔伏

承乃宣恩而推重仰荷大君之殊遇益虞小力之難勝敢
陳螻蟻之誠冀回天地之聽愧懼交集感涕橫流 中謝
臣聞泰否相生治亂相糾否終則傾而有泰之兆亂極
則變而為治之萌然而處泰治者易為功革否亂者難
為力自非明君碩輔有千載一時之會何以興衰撥亂
慰萬邦羣黎之心方今當宗社再安之初乘夷狄憑陵
之後國勢削弱人心動搖軍政蠹壞而不修士氣委靡
而不振物力既屈倉廩竭而府庫虛號令未通朝廷綏

而州縣弛營壘之卒潰而為盜賊田畝之民轉而為甲兵官非不多而人材誠為鮮少地非不廣而井邑類多凋殘搢紳無仗節死難之風黎庶有偷衣靡食之志百度皆廢四維不張實國家艱難多事之秋乃賢智馳騖不足之日任一相以同德厥惟艱哉障百川之狂瀾孰能任此而臣學識甚陋心志弗强徒抱自信不移之忠初無趨時適用之術謀王體而斷國論尚或可言穆天縡而斡化樞則非其任與其覆餗而誤國曷若見險而

乞身再瀆天威冀從人欲伏望皇帝陛下擴以天地之度燭以日月之明洞察非材追寢成命則臣保全晚節得養拙於故廬圖報大恩期捐軀於異日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劄子

臣伏奉制命除臣某官尋具劄子辭免伏蒙批答不允者臣聞昔揚雄有言曰世亂則賢智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本朝承平垂二百年輔相之臣當國家閒暇之時容有非材濫廁其間者至於方今艱難

之秋朝廷之尊𢖍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病皆係於輔相乃賢智馳騖不足之日圖任非人將何以撥亂反正副陛下憂勤願治之志哉如臣餘力薄材決不足以勝任此所以聞命夙夜震懼而不敢承也伏望聖慈察臣辭免出於誠悃非若平時為備禮之文特寢成命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則臣仰荷保全之恩誓圖報効無任戰越俟命之至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再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危誠仰控曩蒙聽允之私温詔俯頒眔示眷懷之厚力辭弗獲黽勉以承雖寵命之自天益戰兢而無地中謝伏念臣少雖力學擅坎井而每見笑於大方壯欲有為局轅駒而徒有志於千里因循仕宦荏苒歲時適當國家艱難之秋願致節義自奮之效道君嘗嘉其愚直淵聖亦許以朴忠譏嫉

既多飄零何有遇陛下龍翔於大火之次偶微臣環召於重湖之南方擢用之不疑蓋照知之有素矢石交下雖機穽之甚深日月方中宜雲霧之皆攄顧臣何者被遇若茲蟠木輪囷無左右先容之助循墻傴僂懷顛危非據之慙流涕陳辭披肝納計敢效唐臣邀說之十事庶幾商相咸有於一心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採其芻說進言若石之投水從善如阪之轉圜周室中微宣王有興衰撥亂之志漢祚嘗絶光武有戡亂配天之

功方之英明蓋亦么麽有君如此隕首奚難臣敢不效
微力而驅馳忘其不足以勝任盡愚衷以籌慮或冀有
補於將來至變士風一新軍律修政事而攘戎狄誓不
與金敵以偕生廣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鑾輿之遄返
辭之弔矣天實臨之

御書上自元帥府將登寶位遣從事
郎劉默由湖北齎賜親筆御書

某頓首清暑伏惟鈞候萬福久違瞻渴王室多故金
人連歲侵逼中間詔書已再講和所以嚴戢兵鋒豈謂

天未悔禍乘輿蒙塵聞之心焉如割已令會兵追擊冀
遂奉迎而歸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掛諒非不世之才
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是用盡復公
舊官職澤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
拯天下之溺以副蒼生之望所祝道中倍加保衛謹啓
某頓首伯紀樞密觀文

謝賜御書表

臣某言從事郎劉㸃至自德安府伏奉元帥府劄子復

臣中大夫觀文殿學士又奉親筆御書一封臣已拜受
訖者遠迂一介之行人荷皇慈之軫念曲賜十行之親
札仰宸翰之昭回以金聲玉振之章寓鸞翔鳳翥之畫
光生蔀屋情若父兄跪誦以還感涕横集中謝臣聞自
古聖主賢臣之相得譬猶風虎雲龍之相從蓋不約而
自親豈有求而後合惟成湯之舉伊尹志氣已相與於
躬耕應聘之時而傅說之相武丁謀猷豈旋定於登車
受幣之際故能同德相與有為苟非其人孰振斯道恭

惟皇帝陛下英武善斷聰睿以謀虎步齊魏之郊實天所相龍飛九五之位豈人能為方艱難多故之時有考慎微臣之意偶來從於江湖之上遂冒據於輔弼之先一軍皆驚如築壇之拜韓信萬户則止敢封邑之望留侯惟聽用無三人之疑蓋照知非一日之積發函泣讀隕首知恩臣敢不寅賛大猷仰遵睿訓變百官偷惰之習以二聖旋歸為期三年有成冀躋民於仁壽什襲以寶顧傳寵於雲來

辭免正奉大夫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夫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者應龍翔而慶雲集幸際會於休辰時雨降而品物亨亦霑蒙於霈澤大恩甚渥寸報未遑敢布由中之言以瀆蓋高之聽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英睿出於天縱孝悌盡於人倫當國步之多艱膺帝命而繼統華夏胥悅神人有依式頒渙汗之恩覃及搢紳之士而臣誤承睿獎濫厠宰司初無經邦之勳首被班秩之寵

載惟忝冒彌切凌兢伏望聖慈追還成命則臣俯蹈孤危之跡或可自安仰裨興復之功庶乎有望

辭免轉正奉大夫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特受臣正奉大夫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尋具表并劄子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者湛恩難於叨冒屢貢忱辭至意極於褒揚荐頒温詔不避再三之瀆敢陳悃愊之誠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躬上

聖之資撫中興之運執德剛健乘六龍以御天受命溥將首庶物而出震感此風雲之會發為雷雨之私上下均霑遠邇咸被而臣誤膺睿獎濫處宰司經體贊元愧乏涓涘之補頒慶行賞敢忘傴僂之辭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以安愚分以穆師言則臣遠效古人粗守一介之節仰裨大政庶收千慮之功

謝轉正奉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陛下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夫

依前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兩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降詔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否極為泰而天地交濫膺輔相之任屯散為解而風雨作叨霑優渥之恩固避莫從以榮為愧中謝 伏念臣閩海冷族乾坤腐儒歷事三朝粗守一節顧功名之何有悵歲月之已徂寸心如丹彌覺愛君之切短髮半白鬚皆憂國之餘豈期暮齡乃遇休運蓬飄梗泛偶起於江湖之濱虎嘯龍吟遂感於風雲之會一言

寤意而僅同高廟令十事邀說而有愧老攠師曾何補於涓埃乃荐膺於寵數循墻弗許拜命若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道觀能運神心而獨斷以公昌物一天視而同仁霈為雨露之恩初無遐邇之間致茲瑣質亦被鴻私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志節披肝膽而效計期無負於古人修政事而攘戎庶可觀於來效

謝賜御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御馬二疋者頒天廄

之拳奇風雲隨於絕足迂星使以臨賁光寵動於私廷夫何樸陋之姿獲此神駿之物恩輝若此報稱謂何中謝伏念臣俎豆之事則聞未嘗學軍旅之事樗櫟之材甚陋豈能堪棟楹之材偶當國步之艱難特荷聖知而驅策筋駑肉緩詎勝十駕之功御適轡調亦有千里之志伏蒙皇帝陛下日加三接恩解兩驂憫其驅馳之勤錫以安閑之乘鐵花秀發先其備物之驪雪彩皓鮮副以照夜之白昭示百辟克壯元戎都邑嘆驚騏驎行於

地上將士感動夷虜在於目中願伸一汗之勞以報千金之賜臣敢不體稱德之善喻勵伏櫪之壯心石慶雖愚期舉策而知數之反不代誓絕意於為先

梁谿集卷六十

梁谿集卷六十一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二十三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乞募兵劄子

乞括買馬劄子

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唐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為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為天下之脊介於河北陜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

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失策欲䂓一時之禍而不為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三鎮兵民為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既已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全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為備預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

分請交割皆為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旣破京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寮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地為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山西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

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為前驅因而招撫為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髮易衣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既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為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

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寮中有材畧名望素為兩路兵民信服者為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絶辟置僚屬將佐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則下流無

泛濫之虞禦盜賊於門墻之外則堂奥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倘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强壯狡獪者反為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

乞募兵劄子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為重熈豐盛時内外禁卒馬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闕額三分之一失於招填

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没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往潰散流為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於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衆環繞畿甸不得毫髮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為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粮之費又倍於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

之分也沿河要害之地則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校此應勤王之師已行放散披甲荷戟而歸者項背相望於道路亦有纔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起雖起之必無應者秋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吾哉臣愚以謂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以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户物力有餘之家

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為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為上供又榷茶鹽之利以實中都蓋以養兵且給六宫百官之費待祭祀賔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今六宫百官之費祭祀賔客之用省矣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娱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外一切裁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民出財之令且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陜西河北募兵優

立例物之數創為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隷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服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為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為精兵與夫起烏合之衆暫聚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西為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

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衛行

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

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　壮捷軍　忠勇軍　義成軍

龍武軍　虎威軍　折衝軍　果毅軍

定難軍　靜邊軍

欲陝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伍萬人京西路

委謝貺京東路委程弼孺各募二萬五千人每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其招填等仗例物月給錢糧並依上禁軍法團結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填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隊將量給盤纏錢管押起發赴行在聽候指揮於合屯泊去處駐劄其不及等仗人聽充本路帥府要郡募兵及廂軍餘依新降募兵指揮施行

乞括買馬劄子

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為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為事無良馬馬燕山陷没北邊之馬又皆為金人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已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客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户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為厲民而

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綱馬管押至京餵養不時死損過半令客人結攬則違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族誅凡得馬餘萬足而京師之馬為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為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

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並市馬兩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閫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臣竊以唐有天下貞觀開元間號為治平無事者以外

有方鎮之兵捍禦邊陲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强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陜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强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史不與

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獵狁内侵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藩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

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寛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僚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卒然有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鄰路約為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帥府　大名府　横海軍

要郡　開德府　棣州

次要郡　濱州　永静軍

京東東路

帥府　青州　徐州

要郡　襲慶府　登州　萊州　密州

次要郡　沂州　淄州　濰州

京東两路

帥府　東平府　應天府

要郡　濟南府　興仁府　濮州

次要郡　濟州　單州

京西北路

帥府　河南府　順昌府

要郡　河陽府　潁昌府　陳州　蔡州　汝州

京西南路

帥府　鄧州　襄陽府

要郡　唐州　隨州

次要郡　金州　商州　均州

永興軍路

帥府　永興軍

要郡　陝府　華州　虢州

次要郡　同州　耀州

淮南東路

帥府 揚州

要郡 宿州 楚州

次要郡 泗州 貞州 海州 和州

淮南西路

帥府 廬州

要郡 壽春府 亳州

次要郡 舒州 濠州 蘄州 黄州 光州

江南東路

帥府　江寧府

要郡　宣州　江州

次要郡　饒州　信州　池州　太平府

江南西路

帥府　洪州

要郡　處州　袁州

次要郡　吉州　撫州

荆湖南路

帥府　潭州

要郡　衡州

次要郡　永州　道州

荆湖北路

帥府　荆南府

要郡　鼎州　德安府　鄂州

次要郡　澧州　岳州　復州

兩浙西路

帥府　杭州

要郡　鎮江府　平江府　湖州　常州

次要郡　秀州　衢州

兩浙東路

帥府　越州

要郡　婺州　明州

次要郡　溫州　處州　台州

梁谿集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六十二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二十四

乞修軍政劄子

乞置賞功司劄子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乞教車戰劄子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乞省官吏栽廩祿劄子

乞修軍政劄子

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為衆聯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閲則有戰陣之制執被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陛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擾亂羣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䘏此之謂紀律有

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壊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撃甲冑五兵初不服練旌旗金皷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威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陛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遞相觀望而初不相救盧溝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之役虜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搔擾亂羣者不罰矣僕厮親近皆授高爵

而立功者不賞以妝身不到為名而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人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信已著則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約之漸非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散者反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為常則有不可勝誅者矣

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一方積弊之漸亦非一日也夫用兵驅之於死地者也苟非畏我過於畏敵進有生理退而必誅則安能使之効一日之命以成却敵之功哉為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結之法自五人為伍積至於二十五百人為軍部隊將統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呼名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鬬進退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而不散矣教閱之法以車騎步兵揔

為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捍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斗力而以射親中的者為上習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為勝神臂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兜鍪全甲卒伍多不肯披甲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五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則進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為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鼓間作初無進止之令旌旗錯雜初無指麾

之意宜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一衆而臨敵矣禁戒號令雖出於臨時而信必在於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陛級雖著於甲令而勢不容於幸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精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於士卒則兵將相諳矣自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觀望不進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鬬力不能勝因而潰散不再

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鬬毆飲酒至醉拋棄器甲藏匿婦人脅取財物煽搖惑衆者並行軍法則擾亂羣之弊可懲矣先登陷陣及能以弓弩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能自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歿非逃亡者委保伍將佐開具保明優䘏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落違者重寘於法如此則

死敵者勸矣此則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為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留意於所養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修改

軍政合行事件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擬團結新軍指揮

欲令御營司將見管馬步軍兵揀選團結許自指識同保以五人為伍內推一人為伍長五伍二十五人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一百人為前後隊差隊將正副二人五隊五百人為部差正副部將二人五部二千五百人為軍差正副統制官二人伍長以承局節級或長行中有武藝為衆所推者充甲正以十

將節級有武藝為衆所推者充前後隊各差引隊一人選十將節級壯勇能率衆入賊者充押隊一人選十將指揮使能部轄者充正副隊將差副校尉小使臣充正副部將差大小使臣以上有材武邊功者充統制官朝廷選差自武長以上皆置黑漆木牌長一尺闊三寸書刻所轄人姓名以雌黄填之置腰間甲正則書所轄伍長姓名隊將則書所轄甲正姓名部將則書所轄隊將姓名統制官則書所轄部將姓名

皆置籍掌於行營司有事故逃亡並即時申報差人補填遇有使喚並全軍或全部差撥不許抽摘出戰有功及能遞相救援並許統制官部隊將次第保明推賞其伍長以上所轄姓名牌子一面刻統制官押字統制官牌子一面刻都統制押字有移易補填即時申報換牌牌舊者毀之團結訖具數申行營司將來帥府要郡團結軍兵准此

乞置賞功司劄子

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冒矢石以首爭首以力搏力而求勝於一日之間非有賞刑之信何以要結其心皷作其氣使之犯難忘死而效命哉古者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欲其知勸也誅不舍貴近而無幸免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與此相違賞之所行皆權貴囑託與親隨厮役之流而士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逋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迷道為名而招集之

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詺及於朱勔父子并其婿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既上功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嘆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可得也

又聞燕山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以中軍先遁而十五萬衆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以為常靖康之間雖驟賞力戰如鄜處節之軍斬潔方平張師正王從道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人再犯都畿將帥奔走士卒潰散者不可勝計今日之策非大變此風不能有濟欲乞令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專差

人役承行應有戰功者并令將帥所轄官畫時條具結
罪保明申奏賞功司置籍承受據功狀次第取旨推賞
人吏承行量事立程限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都承旨點
檢違限者黜罰因而受賂者依軍法即有冒賞而不實
者許人告推治改正元保明官司重行竄責其過敵不
戰輒逗挠奔北之人必誅別立約束行下庶幾士心孚
信舊弊漸革取進止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内地城池堙圮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畿邑止於百里之内蓋未知中國虛實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拱鄭許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坊金人復來使吾民有所保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指揮而言者以為擾民遂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遠掠環畿千里之内無人煙矣今京東西及江淮之間州縣往往無城將來秋冬彼必愈更南牧何以捍守治安之久雖小邑

猶藏萬家之室穀粟貨財不可勝計使彼得之因糧取財脅掠吾民以為之用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計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牒應副至於器械甲胄之屬州縣類多闕之亦宜立名色降樣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戒不虞此正今日之先務也

乞教車戰劄子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

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為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勢如之二也用車則

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所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笐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又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

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鉤索止則聯屬以為營體制簡而
運轉速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
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
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
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内
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
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皷譟相聯以進
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

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傔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傔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鉤聯以為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為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

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為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為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塵聖覽乞降付行營司制造教習使殿按視可以施用即頒降帥府要郡施行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臣聞生於陸者安於陸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檝而不敢登者習於性成也騎兵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於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檝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

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師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艫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為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暫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

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擬設至今則大河備防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擬水軍號

樓船軍　凌波軍

欲於沿流帥府要郡次要郡置水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沒操舟便利之人俱刺手背除以時教閱外許

自便遇有使喚旋行勾集仍止披甲充駕舟之人其施放自用正兵分布戰船依新降教閱水戰法式指揮施行

乞省官吏裁廩祿劄子

臣竊以承平之際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方多難財用之入不比於治安之時而用度之廣有過於無事之日非加裁節以

協厥中則何以為經久之制用過乎儉非得已也文臣六曹尚書侍郎事簡者不兼置給事中中書舍人之類可闕其半寺監長貳六曹郎官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為推判官武臣條具員額除見領軍職及團結新軍置正副統制部隊將外餘並量事減員如此則中都之官省矣監司發運使副以兩員為額屬官減半提舉香鹽茶礬司并歸提舉常平司提舉市舶除廣南外餘路并歸轉運司提舉

保甲司并歸提點刑獄司屬官不得過一員如此則外路之官省矣通判兩員處止置一員以司録依舊為僉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為節度觀察軍事推官録事司户司理參軍添差監當官並罷縣萬户以上置丞不滿萬户者不置如此則州縣之官省矣三省樞密院人吏員額及轉官止法並依祖宗舊制監司州縣吏員三分減一如此則吏員省矣應宰執子弟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如此則職名省矣宰職俸禄及現任

宮觀未有差遣待闕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如此則廪禄節矣省冗員節廪禄以濟一時之艱難俟將來恢復天下再安自當依舊則官吏亦豈曰厲已哉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梁谿集卷六十二

梁谿集卷六十三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二十五

議巡幸第一劄子

議巡幸第二劄子

乞減上供之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

劄子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乞劄刷官田做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乞籍陜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

結教閱劄子

論君子小人劄子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聰其意以為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

古廵狩之理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祗備謁款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為言嘗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還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還從者亦盡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

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為大王避狄之計廵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為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為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容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為當如此臣竊以為未然而左右大臣容獻此說則臣竊歎其未

嘗深思遠慮姑欲脱一時之患而不知禍難之在後也
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
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廹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
力爭至於廵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
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
原不復為我有矣請為陛下試詳言之夫陜西者中國
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
東西者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

支派也今與隣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名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敵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如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蠭起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害自江以南皆當摇動不如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

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愚且以為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濵其間適比於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以為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

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為可以備車駕之時廵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陜可以名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寛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固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名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

飛啟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二劄子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廵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修葺未備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為强大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

於滎陽成臯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勍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

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撻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為强大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為勍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强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於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敵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為之不通盜賊蠭起所

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屠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産粟麥秆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

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為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强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以報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無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為羣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乞減上供之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

子

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寛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廣於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糴無錢可斂至於宣和之間有應奉需索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寛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虚文初無實惠民之憔悴

幾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斂一切罷去與民更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而為盜賊天下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於是常賦之外加數以取於民如江東西湖南北有至於納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縣吏又因緣為姦欲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勘會上供增數蠲減宜於元額以十分

之三留本路養兵及官吏祿廩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輒取犯者重寘於法則民被實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於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實中都今京畿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興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宜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夫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汲而至於涸則

魚亡財日取而至於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於陂池深渺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寛厚簡易之政審能行此則足以得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條具施行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臣聞摘山煑海者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頼以給足也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以來茶鹽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實其後悉歸於御府以

為玩好宴遊錫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勢搶攘如此州縣匱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寇難方多有犒師養兵修繕戎器之費頼此幹運以濟艱危其勢固未能盡捐以與州縣然須撙尚儉素因陋就簡内之掖廷用度甚劇外之官吏廪禄裁減亦微凡前日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盡蓄之中都為今日之計莫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鹽之利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既足以紓州縣之急又足以給朝廷之用則内外兼

濟輕重惟均天下之政事可舉矣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支也槁澤肥瘠通為一體然後可為況艱難之際實賴州縣協濟國事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也如合聖意乞降

旨中書省措置施行

乞劄刷官田做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為鄉遂之民有事則為軍

旅之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爲精兵有所

不出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

費而有用衆之實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

惟陜西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

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爲兵自備器甲之屬官

爲收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又別給田五十畝私自

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雖一人係籍置私

名數人以相挾輔故弓箭手雄於西邊捍禦夏人多頼

其力而刀弩手之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令東南官田最多如所謂户絶田逃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令剗刷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為義勇軍給地與之州郡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閲則十數萬衆不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最策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乞籍陜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

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為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提舉官揔之以時教閱盖有意寓兵於農也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為得策而朝廷不以為然今河東河北之地既為金人之所踐蹂豪傑强壯多依山

塞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畧之矣獨陜西保甲名數尚存可行措置然陜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差正副統制官揔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捍夏戎北可以禦金人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皆可倣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

論君子小人劄子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别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材智兼用然惟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於

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至於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然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為得計於國事恬不加恤非不加恤也以為必不至於危亡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為身謀不顧社稷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及加於頸而後知蓋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己而

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既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為人主者曷嘗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嘗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為爵禄之所累好惡正則不為奸

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為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況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於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梁谿集卷六十三